

论和法的涵义及配伍规律

何赛萍 徐晓东

(浙江中医学院, 杭州 310053)

和法属于“八法”之一,是通过和解与调和的方法,使半表半里之邪,或脏腑、阴阳、表里失和之证得以解除的一种治法。适用于邪犯少阳、肝脾不和、寒热错杂,表里同病等^[1]。考历代本草专著均无专列“和法”类药物,和法依赖药物的配伍以实现其作用,这是和法与其他七法明显不同之处。

和法的涵义

《内经》中没有关于和法的明确记载,但“和”乃指调和的意思却多处可见。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素问·生气通天论》亦说:“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和法的基本含义已露端倪。

仲景《伤寒论》创制了小柴胡汤,从而为《内经》“调和”的思想做了可操作化的物质铺垫,为和法的配伍提供了典范。但《伤寒论》却并未明确指出其为和解剂之主方,反认为小承气汤、桂枝汤等有“和”的作用,如《伤寒论》第250条:“太阳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后,微烦,小便数,大便因硬者,与小承气汤,和之愈。”《伤寒论》第387条:“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可见张仲景原意似乎指不用大发汗、大攻下,只要用用量比较轻的方药就可以减轻病情,或者用具有调和营卫的方药改变机体的气血不调而致的各种病证的方法,即称之为“和”。这多少给后世对和法的理解和应用带来了歧义,直至清·王子接还将桂枝汤列入和法之剂^[2],谓“桂枝汤,和方之祖,故列于首”。

现代和法概念的真正起源当肇端于金·成无己。《伤寒明理论》中指出:“伤寒邪在表者,必渍形以为汗,邪气在里者,必荡涤以为利,其于不外不

内,半表半里,既非发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对,是当和解则可矣。小柴胡汤为和解表里之剂也。”明确提出半表半里证应以小柴胡汤和解为主。因成氏为注解《伤寒论》第一人,故均从其说,遂从小柴胡为和解之定法,凡言和解剂者,总以小柴胡汤为主。否定了张仲景和法之原意。

随着柴胡剂的运用,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各有引申。张景岳指出:“凡病兼虚者,补而和之;兼滞者,行而和之;兼寒者,温而和之;兼热者,凉而和之。和之为义广矣……务在调平元气,不失中和之为贵也。”戴北山认为:“寒热并用谓之和,补泻合施谓之和,表里双解谓之和,平其亢厉谓之和。”周学海在《读医随笔》对和法的特点明确指出:“以其有相反而相用者也。相反者,寒与热也,燥与湿也,升与降也,敛与散也。”扩展了和法的含义,集清、温、补、泻之用,无所不及者谓之和法。

和法的配伍规律

1. 用药缓和,平调阴阳 用药平和也许是张仲景创立和法的真正原意,用药性缓和的药物,调整人体营卫气血的偏盛偏衰,控制病情为“和”,如桂枝汤的缓汗、小承气汤的轻下谓“和”即为明证。亦如周学海在《读医随笔》指出:“和解者,合汗、下之法,而缓用之者也。”蒲辅周也认为:“和解之法,具有缓和疏解之意,使表里寒热虚实的复杂证候,脏腑阴阳气血的偏盛偏衰,归于平复。”综观六版统编《方剂学》教材,所载入的和解方剂,其所使用的药物,作用大多较和缓,以平调阴阳为主。祛邪药中既无麻黄、瓜蒂等大汗、大吐之药,亦无巴豆、甘遂等大下、大利之品;扶正药物如人参、甘草、大枣、白术、当归、芍药亦皆是草木之物,平补平调之品。因此,和法在效用具有和缓的特点,因而使用和法,病人不会有明显

的汗、吐、下等表现,一般在不知不觉中随着正气旺盛,全身机能的恢复而痊愈。和法虽然作用平和,使用范围较广,但在临床应用时亦要掌握严格的适应症,“和而勿泛”。

2. 补泻兼施,扶正祛邪 八法之中,汗、吐、下、清、温、消为祛邪大法,补法为正虚而设,和法则补泻合用。任应秋指出:“凡病邪并不盛,而正气却不强时,最宜用和解之法。”祛邪药与扶正药合用,是和法配伍的一大特色。从小柴胡汤证看,“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伤寒论》)是其主要病因,当邪正相争在半表半里之间,进退相持,而汗、吐、下三法皆在所禁,正气又无力驱邪外出,唯有补泻兼施,方为良策。《内经》曰:“热淫于内,以苦发之,里不足者,以甘缓之。”柴胡、黄芩,性寒味苦,以发传邪之热;人参、甘草,味甘补益,使里气和而外邪勿得入内。清里达表,扶正祛邪。

和解方中常用的祛邪药如柴胡、生姜、黄连、黄芩、半夏、陈皮、厚朴、枳实等,意在解除病邪,消除病因,减轻或停止病邪对机体的损害。扶正药如人参、白术、甘草、大枣、当归、白芍等,旨在恢复机体低下的功能,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现代研究认为,扶正的基本作用,在于改善或恢复患者机体的神经、体液的调节,改善或加强机体的免疫功能,支持或加强机体抗病性生理反应,促进患病器官的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改善或修复。祛邪的基本作用,在于抑制或消除发病原因,抑制或消除病源因子对机体的有害影响,减轻或消除各种损伤、障碍现象,加速毒物的排泄等。

3. 寒热并用,辛开苦降 张仲景创立以半夏泻心汤为首的诸泻心汤方,为辛温开泄与苦寒降气的配伍应用,开辟了治疗脾胃寒热错杂,气机痞塞的法门。其显著特点是在组成上由寒、热两种性质相反的药物共同组合,苦辛相投,攻补同施。脾胃居中焦,为阴阳升降之枢纽,脾升则健,胃降则和。脾胃升降失调“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胃胀”(《素问》)。柴胡汤证误用下法,损伤脾胃,邪热乘机内陷,“则不能升清降浊,痞塞

于中,如天地不交而成痞,故曰痞。泻心者,泻心下之邪也。姜、夏之辛,所以散痞气;芩、连之苦,所以泻痞热;已下之后,脾气必虚,人参、甘草、大枣所以补脾之虚”(《医方考》)。成无己认为:“泻心者,必以苦为主……以降阳而升阴也。……散者,必辛为助,故以半夏、干姜为佐,以分阴而行阳也。……脾不足者,以甘补之,故用人参、甘草、大枣为使”(《伤寒明理论》)。刘渡舟曰:“半夏、干姜辛开而温,以散脾气之寒;黄芩、黄连苦泄而寒,以降胃气之热;人参、甘草、大枣甘温调补,和脾胃,补中气,以复中焦升降功能,此即‘辛开苦降甘调’之法”(《伤寒论注解》)。历代医家均承袭仲景之法治脾胃寒热错杂之病证。

4. 气血并调,辛散酸敛 辛散理气与补血敛阴的配伍,体现了《内经》:“治其阳者,必调其阴,理其气者,必调其血”的治疗思想,张仲景的四逆散开创了其先河。四逆散为治疗外邪传经入内,气机郁遏,阳气内郁,四肢不温证。其组方原则与《内经》“热淫于内,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一脉相承。柴胡辛苦,升发阳气,疏肝解郁,透邪外出;芍药之酸,敛阴和阳,条达肝气,使柴胡升散而无伤阴血之弊。宋代逍遥散的问世,和法的这一配伍至臻完善,深合《素问》“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之旨。方取四逆散中柴胡、芍药的用法,增加辛苦甘温之当归,补肝体而助肝用,肝血充而肝体柔。木郁则土衰,肝病易于传脾,故以白术、茯苓、甘草健脾益气,非但实脾以抑木,且使营血生化有源。辛散理气,肝郁得疏;补血敛阴,血虚得养,脾弱得复。成为调和肝脾,兼顾气血之名方。

参 考 文 献

- 1 段富津主编. 方剂学.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4
- 2 赵小青点校. 绛雪园古方选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3: 13

(收稿日期 2002 年 4 月 12 日)